

张望朝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个英雄警察的成长
一个公安局长的堕落

刑事

XING SHI

所谓刑事，是国事，是家事，
是天下事。这里展示的，
也是一个关于鼠图腾的故事。

老鼠怎么能成为图腾？老鼠能成为谁的图腾？
这是个问题。问题是即使不被堂皇地认领和张扬，
它也仍然是个图腾，一些人间鼠辈们的图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人形老鼠运作于密室中，
得意于阴暗处，高擎着他们的充满鼠气的人生哲学。
我们不能不粉碎它。

这是一部世情小说。虚设的人物姓名，
真实的人间故事；生动的语言讲述，真实的忧患之心。
它向我们描述了邪恶，也向我们抒发了正气。
让你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



刑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张望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刑事/张望朝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17-2237-3

I.刑…II. 张…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548 号

刑 事

作 者/张望朝

责任编辑/刘 薇

装帧设计/张 婧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1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插 页/2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书 号/ISBN 978-7-5317-2237-3



张望朝,1965年11月出生在中国东北边陲一个叫牡丹江的小城。1983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做过教师,当过法官,现为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调研员。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先后发表了《恶狼谷枪声》、《后爹》、《大林》、《云娘》、《神刀》、《暗器》等小说作品和《别样的爱》、《齐齐哈尔作证》等纪实作品,并多次获得文学奖项。现为黑龙江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7月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在《百家讲坛》主讲“英雄杨子荣”,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目 次

爱照镜子的公安局长	1
五十万元现金和省委常委	6
来自温哥华的中国女人	11
罗晓兰眼中的中国警察	15
扒掉警服你啥也不是	18
警察和他的局长	23
黑水河畔	27
深夜	32
交锋	37
握手	43
翠翠和她的父亲	47
黑山东宫	51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58
两个女人的夜话	62
他就是刑警冷天松	67
秘密会议	72
谁是凶手	78
天下的好人都是兄弟	83
非法通缉令	88
老鼠要抓黑猫警长	93
逃?逃.....	98
杀狗	102

张云峰在想什么	107
刘刚之妻	112
我们是一对坏猫	115
像雾像雨又像风	119
穿西装的和尚	123
荒唐的审判	127
冷彪的电话	131
张良和耶稣	135
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	139
老命	114
佛心我心	150
静修堂杀机	154
香客	159
最令老百姓快意的事	163
两个不同路的女人	167
一颗子弹	172
五颗子弹	176
大字报	180
真假交易	184
做人要有尊严	187
我绝不承认这就是胜利	191
终于撬开一张铁嘴	195
地下枪库	199
爆炸声与枪声	205
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209
你相信灵魂吗	214
他们真的还要再活五百年	219
后记	226

爱照镜子的公安局长

黑山市公安局局长安庆国喜欢照镜子。

安庆国五十二岁，一张端正的国字脸，浓眉且又大眼，乌黑浓密的头发很气派地仰在天灵盖上面，看上去是一个挺像的公安局长。他喜欢照镜子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耐看。在照镜子这个问题上，男女大有不同，女人都爱照，男人只有对自己的形象感觉良好才喜欢照镜子。安庆国看着镜子里的安庆国，觉得自己怎么看也不像老鼠。她为什么总说我像老鼠呢？安庆国想。安庆国照够了，正要上床，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了。“你好。哪位？”安庆国操起了话筒。

“安局长吗？”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又是你？”安庆国话音里透着明显的不耐烦。

“今晚没出去找小姐呀？难得你这个点儿还呆在家里。”

安庆国急了：“少废话！什么事，说！”

“说？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不能总这么在外头飘着呀。我看这风头也快过去了，我胡汉三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告诉你冷彪，”安庆国道，“你最好别太大意，你是黑山市头一号黑道老大，省公安厅挂牌缉拿的要犯，五年之内……不，十年之内你最好别回来！”

“十年？我冷老大要过十年冷清日子？我受得了吗？那跟判我十年徒刑有什么区别？”

“十年徒刑？”安庆国冷冷一笑，“你要是落了网，百分之百上刑场！你自己干过什么你不知道吗？再说了，你带着那么多钱跑出

去,到哪儿不吃香喝辣?有什么可冷清的?你自己照量办吧。”

“局长大人,我冷彪可不是吃香喝辣就知足的人,我也需要精神满足哇。过去我一跺脚,半个黑山市直颤悠,现在我整个儿一没家的狗,走哪儿都不敢报真名,你说这日子我怎么过?什么上刑场?事在人为嘛。这年头,钱大还有办不成的事儿?这么着,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用最快时间,把我那些犯罪证据灭了,让它们像肥皂泡一样消失,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数儿’,再给几个漂亮女人,你看怎么样?”

安庆国道:“这事儿我不敢答应你,就是张云峰也不敢答应你。你知道黑山市多少只眼睛在盯着我们。省里也有人在关注黑山市。你是个没文化的流氓土包子,根本不懂政治斗争的险恶。好了!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有事我会给你打手机的。”

安庆国正要挂断电话,电话里的冷彪吼起来:“安庆国,你少给我装王八蛋!”吐了一口粗气,冷彪又道:“我干过什么,我自己知道,你干过什么,你自己也知道。张云峰那个老王八蛋干过什么,他自己更知道。我好,你们才能好。我要是完了,你们这些王八蛋会怎么样?你想想吧!”

“怎么?你威胁我?”安庆国镇静地说,其实他的心脑血管都已开始收缩,“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会怕你吗?”

“安局长,我有几盘影碟,那上面有您和张云峰收黑钱、玩女人的最真实的场面,有细节描写呀!怎么样?你不信还是不服?”

安庆国没说话。他不信,又不是一点不信;不服,又不能绝对不服。

“安局长,我听见你的心跳了。我知道,你是怕冷天松那王八蛋咬住不放。咱得想办法对付他呀。您说是吗?”冷彪在一个遥远而隐秘的地方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安庆国不困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八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夜,也是这间宽敞明亮、装饰豪华的客厅,安庆国也是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里,脑袋微微后仰,略带

俯视感地望着登门求情说小话的冷彪，还有冷彪带来的那个能让男人产生无穷联想的女人。那是冷彪的格尔门夜总会开张的第十五夜，警察在格尔门掏出十六个嫖客十七个小姐。注意，小姐一词，现在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指的是所有年轻女性，狭义是专职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年轻的也可以不年轻的女性。冷彪带上五万元人民币和一个女人来了。那时候冷彪很孙子，从进门来到出门去一直哈着腰，说着一句又一句的三孙子话。那个女人的眼神很青春很纯情很有几分琼瑶小说的味道。那时候的安庆国，一张国字脸比现在更端正，更局长，完全有理由相信女人的多情。如果没有这个女人，或者说如果不是这个女人给了他一种美丽多情同时还很清纯的感觉，他是不会接纳冷彪这种人的。五万块钱对于一个公安局长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那一夜他做了很多关于这个女人的梦。后来这些梦都成了真，这个女人让安庆国日渐沉寂的血液空前沸腾起来……

安庆国至死不忘记这个女人的名字：齐静淑。就是说他像老鼠的那个女人。

安庆国呆坐了半晌，站起来，披了件上衣，出了门，下了楼，到了楼前花坛前。夏天来得晚，六月了，夜还很凉，楼前的花坛冷香扑鼻。安庆国悄悄掏出手机。

“庆国吗？”手机里的女人柔柔的、淡淡的、爽爽的，就像这夏夜花坛的冷香，令安庆国陶醉。

“静淑，睡了吧？”安庆国对这个女人很关切，真的很关切。

“还没呢。你是不是有事？要我过去吗？”

“不要，太晚了。”

“你一定是有事。对我也不肯说吗？我亲爱的大老鼠！”

安庆国吐了一口冷气：“刚才，冷彪又来电话了，他威胁我。”

“我和他早断了。现在我是你的，关他什么事？”

“不，不是为了你。他……他要我帮他销毁罪证，他还要回来当老大。”

“庆国，凭你，还摆不平他吗？跟你比，他算个什么东西？你是锦毛鼠，他也就是只野耗子，你会怕他？”

男人最是受不了女人这样的“飘扬”。安庆国本想诉诉苦、道道难的，齐静淑轻轻一句话就把安庆国逼成无敌于天下的大英雄，自然而然地剥夺了安庆国诉苦道难的权利。“那倒是，那倒是，不过……”安庆国毕竟是公安局长，总还不至于被女人的一句话“飘扬”成白痴，“他说他有录像，关于咱们俩的……”

“听他吓唬你。不可能，我早防着他呢。”

“我想也是……好了，你睡吧。”

“嗯。”

安庆国关了手机，抬眼望了望夜空。天是阴的，看不见的云遮住了星星。齐静淑这么一说，安庆国多少放下点心了。然而他深深地知道，冷彪是不会放过他的。冷彪不是野耗子，而是一只狼，一只北方的野狼。他会一路恶狠狠地咬住安庆国不放，咬不死也要咬。冷彪当小混混的时候就已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狼性。安庆国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冷彪把一个小混混打得满脸是血，这小混混由自家老少三辈护着站到市公安局大门前，大喊“请公安机关为我申冤”，引来不少的人在那里看热闹。冷彪得到消息，顺手拎起一个啤酒瓶子在自己脑门上砸开了花，一脸酒水血水地躺到市委大楼前，大喊“请党为我做主”，交通堵塞了一小时十五分钟。这就是冷彪。想来想去，安庆国觉得对付这只北方的狼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灭了他。这很难，安庆国根本不知道冷彪躲到了哪里，只知道他身上带着好多个手机，打一次电话，就换掉一个，不光是换号，而且换机，绝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另一个办法他倒是酝酿了很久，这办法又不仅仅是对付冷彪的，也是为了壮大安庆国自己的：抱住一棵更大的树。安庆国是抱住黑山市委书记张云峰这棵大树爬上来的。如今他觉得这棵树还不够粗，还不够大，还不能为他遮挡更大的风雨，不能保佑他百无禁忌。他想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中共H省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薄显宇。他与薄显宇

有过几次简单的工作接触，没有摸清薄显宇这个人是黑是白，喜欢吃哪一口儿。但是，以安庆国对世道、对官场的判断，五十万现金拿下一个省委常委，该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薄显宇成了他安庆国的人，或者说他安庆国成了薄显宇的人，区区一个冷彪又算得了什么？

安庆国眼前亮了许多。他又望望夜空，这一回他仍没有望见星星，但是望见了月亮。

五十万元现金和省委常委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薄显宇的办公室只有五十平方米。屋子不大,但阳光很足,通风很好,坐在这样的屋子里办公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所以批阅文件或者与人谈话的时候,薄显宇总是微微笑着,他自己舒服,也希望别人舒服。然而今天,阳光依然很足,空气依然清爽,薄显宇的眉头却是锁着的,脸色也阴沉得很。一杯碧螺春沏了许久,水也凉了,他却一口未动。

张良走进来,稍微愣了一下:“薄书记,你?”见了薄显宇的脸色和神情,张良本来是想说你是不是不舒服,马上又觉得这样说话不太合适,于是说:“……你找我有事?”

“你先坐下,我给你看几样东西。”

张良没有坐下,他总是愿意站着面对薄显宇。这并不是他作为薄显宇的秘书有意在领导面前表现一点谦恭,正相反,他是希望薄显宇能够给他一点仰视,而薄显宇恰恰又习惯于微笑着仰视自己的部下。

这一回他没有微笑,没有仰视,却再一次坚持要张良坐下。张良只好在长沙发上坐下来,这时他发现沙发上放着一个啤酒箱。

“你把箱子打开。”薄显宇低沉着嗓音说。

张良打开了啤酒箱。箱里不是啤酒,是现钞。齐刷刷清一色的新票,票面上是四个伟大的老人慈祥地微笑着。

“怎么回事?”张良很惊讶,捎带贫了一嘴,“不会是送给我的吧?”

“送给你?”薄显宇冷冷地一笑,“你还不够级呀,这是有人送

给我的。”

“这些……是多少？”

“五十万，我点了。整整五十万。”

“是谁？他要干什么？”

“是谁，我暂不想告诉你。要干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他是要买我手里的权，是要我做他的金背靠山、铁石后台。”

“五十万哪！这价码不低呀。”

“怎么？你是说我不值五十万？”

“不不不，薄书记，我不怕你笑话，我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过这么多钱。得，就冲这，我死活也得当大官。你领导我这么多年了，想法子快点提拔我吧。不用说五十万，就是一次五万，不，五千，就算一次五百，只要天天有人送，那我这日子……”

薄显宇一纵即逝地笑了一下，说：“送钱的这个人，跟我不是十分的熟悉。可他就能打听到我的家门，他就敢送。我还真当是一箱啤酒，要不是他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自己喝，千万别送人，我现在也许还没发现呢。张良，你给我说说，这种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张良忍不住又站了起来：“你问我，这个人为什么胆子这么大，是吧？我想……原因并不复杂，这个人把官场看得十分黑暗，他也许认为，在今天的官场上，已经没有金钱攻不破的堡垒了。他跟你虽然不是很熟，但他相信，你不会拒收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这倒不是他对你本人有什么成见，而是对整个中国官场有成见。他觉得随便对准一个目标发出糖衣炮弹，十有八九会拿下这个目标。一个赌徒，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他还会不押宝吗？”

薄显宇缓缓地吐出一口寒气。

“这个人，如果也是官场中人，那么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他是个贪官，是只硕鼠。一出手就是五十万，他不是贪官，哪儿来这么多钱？第二，正因为他是贪官，他才更需要你这样的后台，这样的靠山。薄书记，说句实话，像您这么年轻的省级领导干部，

想巴结的人多着呢。一个跟你不太熟悉的人就敢向你发射重磅糖衣炮弹,说明你为官以来没有树立好廉政形象——至少在有些人心目中是这样。如果你是焦裕禄或者孔繁森,谁敢向你射糖弹?你要小心。”

张良的一番话没什么太深刻太独到的见解,坦率而已。薄显宇喜欢张良,就是喜欢这个年轻人的坦率。多年来的官场生涯使他深切地感到,选一个很听话、很会来事儿的秘书容易,选一个直言敢谏、磊落坦荡的人跟在身边,实在是难上加难。他遇到过太多这样的人:猫一样的温柔,狗一样的乖顺,猪一般的没有思想没有原则,骨子里却又狼一般的自私和贪婪。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前程和乌纱帽,根本就没有共产党的事业。薄显宇担心他所忠诚并立誓为之奋斗终身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有一天真的被这样一些人给毁了。

薄显宇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白纸,递给张良:“你再看看这个。”

张良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电脑打的,字迹工整而清晰。

薄书记:

今年以来,我们黑山市各级党委、政府、政法机关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以打黑除恶开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我们先后打掉了以李冰、小豆豆、老野马、刘黑子等人为头目的几个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不仅取得了丰硕战果,而且总结了很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应当在全省范围内予以推广,变一家之宝为万家之宝,推进这场斗争取得更大成效。作为黑山市市委书记,我特向您建议:一、迅速派人来我市调查研究,对经验进行总结升华。二、适时组织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我市经验。我这里有点自卖自夸、毛遂自荐的味道,望您不要见

笑见怪。我年近六旬,快要退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我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不是在为自己捞取政绩,评功摆好。拳拳之心,请您明鉴。

中共黑山市委 张云峰

张良笑了笑,说:“这个东西,一半像公文,一半像私信。”

薄显宇又把另一封信递给张良:“你再看看这个。”同样是电脑打字,同样清晰工整的字迹。

薄书记:

近几年来,黑山市黑恶势力相当猖獗。特别是以冷彪为首的黑社会集团杀人越货,强抢豪夺,无所不为。这些流氓恶霸为什么这样猖獗?因为他们有后台,有“保护伞”。黑山市有两个显赫人物,一个是市委书记张云峰,一个是公安局长安庆国。这两个人,绝对是冷彪犯罪团伙的后台老板。没有他们两个人撑腰,冷彪不会这么嚣张。冷彪为什么至今还逍遥法外?原因就在这两个人身上。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请您关注:李冰、小豆豆、老野马、刘黑子这几个人都是冷彪的打手,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团伙。张云峰、安庆国之流为了显示他们的“严打”战功,把一个团伙拆成了好几个。具体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说得太多。您作为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委领导,是否应该关注一下黑山市?是否应该为黑山市人民做一点您应该做并且能做的事情?您的办公桌想必也摆着两面旗帜,一面党旗,一面国旗,希望您不要辜负这两面旗帜,不要把它们仅仅作为一种摆设,那上面有烈士的血啊!

一个普通中共党员

一个黑山市普通百姓

两封信的落款是同一天。张良被后面这封信感染和打动了，他深深地望了薄显宇一眼，什么都没说。

薄显宇笑了笑：“黑山市委书记张云峰同志要求我派人到他们那里搞调查研究，我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我相信，你能完成好。”

张良神情凝重起来。他知道薄显宇不是在开玩笑，而且他相信薄显宇已经做出了某种精心周密的安排。张良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的对手是张云峰和安庆国，这样两个久经阵仗、老谋深算的人物，是他张良——一个只读过几年大书、要过几年笔杆子、涉世不深、少见风雨的省委秘书能够对付得了的吗？

张良问：“薄书记，是我一个人去吗？”

薄显宇答：“是，又不是。”

张良想了想，说：“明白了，我去。”

薄显宇说：“你明天上午就得出发。”

“明天？为啥这么急？给我几天时间做做准备吧。我需要把一些问题想得更多、更深、更全一点，这样才好从容应对……”。

“没时间了。”薄显宇叹了口气，“现在是六月份了，我们只剩下半年多的时间了。”

张良沉默了。H省“严打”整治斗争方案明文规定：到今年十二月，必须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如期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军令如山，张良只有明天上午出发了。

可是明天上午，会有一个来自温哥华的中国女人走下飞机，等着张良来接。

来自温哥华的中国女人

罗晓兰兴冲冲下了飞机,却没有见到她要见的人。这个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女人站在机场正厅门前,望着大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心里一片怅然。她的一条胳膊拖在一只黑色旅行皮箱上,眼睛里含满了期盼,期盼她要见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小姐,打车吗?”一辆出租停在罗晓兰身边,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不,谢谢。”罗晓兰的眼睛只顾搜寻她要见的人。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车里下来一个男人,不是他。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车里下来一个男人,又不是他。一辆警用吉普车开过来,罗晓兰心里一亮:这回该是他了吧。警车一停,罗晓兰三步两步奔过去,马上又失望了。警车里只有一个胖司机,他见一个女人向自己奔来,忙从车窗探出肥胖的富有弹性的脑袋:“搭车吧?去哪儿?我送你,别不好意思嘛!”罗晓兰厌恶地扭过身去,泪水一下子吞没了眼睛。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是你吗?你在哪儿?是不是堵车了?急死我了。你快来呀!”罗晓兰几乎在哭喊。

“晓兰,对不起,我……不能接你了。”张良躲在女人的手机里,声音明显发怯。

罗晓兰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真的不能去接你了。而且,这几天……我也不能陪你了。我现在正在去黑山市的途中,我有特殊任务。你先别急,等我电话。”